



列寧—斯大林關於 革命與國家的學說

維辛斯基著

李少甫譯

中華書局印行

А. Я. Вышинский
Учение Ленина-Сталина
о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

李少甫譯

列寧—斯大林關於革命與國家的學說

中華書局印行

列寧——斯大林關於革命與國家的學說

目 錄

一	偉大十月的前夜·····	一
二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與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	三五
三	無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民主·····	五一
四	蘇維埃國家與民族問題·····	八九
五	蘇維埃國家——新式的國家·····	一〇七
六	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說·····	一一六

列寧——斯大林關於革命與國家的學說

一 偉大十月的前夜

「由全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產生的第一次革命已經爆發了。這一個第一次革命多半不會是最末一次。」（列寧、斯大林著：「一九一七年文選」，第一頁）

列寧在其有名的「遠方來信」中這樣地分析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月革命時，已經以他的天才眼光透視了將來。二月——三月革命是由於許多條件的結合所準備和引起來的，列寧稱這些條件是具有全世界歷史重要性的條件。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月革命之前曾經經過俄國無產階級三年的——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最偉大的階級戰鬥與革命的努力。列寧強調這一點時，曾經指出這是真正的第一次革命，偉大的一九〇五年革命，也就是古奇科夫、米留科夫一般先生們及其嚙囉們所判決爲『偉大的叛亂』，它經過了十二年終於促成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而立憲民主黨與十月十七同盟會一般先生們却對後者興高彩烈贊不絕口，因爲他們看見了這次革命推翻了沙皇專政，並使政權轉入他們手中，使他們的努力獲得了優良成果，實現了他們的政治圖謀。

列寧在「遠方來信」中曾經天才地指出被資產階級乘機奪取政權的二月——三月革命是不會停止的，是不會以這樣的結果而完結的。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依照列寧的確切的說法，是全世界歷史潮流的萬能的『舞台監督』與強大的推進力量，它應該異常地加速和（如列寧所寫的）『空前未有地緊張化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應該變為敵對階級之間的國內戰爭。』（同上第三頁）

當時在歷史舞台上展開二月——三月革命戲劇事變的共有三種基本的政治力量。第一種力量——沙皇帝制、農奴主——地主的首腦、舊官僚舊軍閥的領袖；第二種力量——『資產階級的與地主的十月十七同盟會——立憲民主黨的俄羅斯以及追隨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第三種力量——『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它在全體無產階級隊伍中與所有最貧困的人民大眾中找尋自己的同盟者。』（同上第五——六頁）

二月——三月革命所以這樣迅速地勝利，是由於如列寧所指出的，當時具備了『異常新奇的歷史形勢』，匯合了而且非常『友誼地』匯合了完全不同的潮流，十分複雜的階級利益，完全矛盾的政治社會傾向。

列寧關於這一點曾經予以確切具體的分析。『正是：英法帝國主義者的陰謀，推動了米留科夫、古奇科夫等奪取政權，以適應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的利益，適合更加猛烈地頑強地進

行戰爭的利益，適合屠殺新的千百萬俄國農民的利益，以便古奇科夫等獲得君士坦丁堡……法國資本家獲得敘利亞……英國資本家獲得美索不達米亞……等。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爭取麵包，爭取和平，爭取真正自由的深刻的無產階級和民衆的（所有城市鄉村的最貧困的人民）革命性質的運動。

『革命的工人兵士澈底摧毀了可恨的沙皇帝制，但並不因為在相當短促的、按事態說來是特殊的歷史關頭，至多那些希望不過由一個君主來代替另一個君主的舉由坎寧、古奇科夫、米留科夫等的鬥爭，給他們以幫助而表現狂喜惶惑。過去的事情就是這樣而且僅僅是這樣。』（同上第三頁）

由於二月—三月革命之結果，代替沙皇專制而成立的政府是由資本主義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代表組成的，這些人實際上在一九一七年很久以前就統治了俄國。這個政府是由英法協約國之推動而掌握政權的，目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俄國，這自然是爲了她們自己的利益。所以列寧很確切地稱古奇科夫、米留科夫等的政府不過是億萬資本大『公司』——『英國和法國』的簡單的管家吧了。

但是和資產階級政府並列的還存在着另一個政權——工人和兵士代表蘇維埃。蘇維埃在革命的初期就出現了；勝利的革命正是依憑它們，正是依憑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因此，在二

月——三月革命的初期組成的並不是一個政權，而是兩個政權，形成了雙重政權。

列寧強調指出二月——三月革命的特點就在於雙重政權，『就在於和臨時政府一起，和資產階級政府一起，還形成了一個薄弱的、萌芽的、但究竟無疑的在實際上存在而正在發展的另一個政府：工人與兵士代表蘇維埃。』（「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九十四頁）『這種雙重政權的階級根源及其階級意義，是在於俄國的革命……已經幾幾乎達到了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同上第一一三——一四頁）俄國在一九一七年推翻帝制以後立刻就有了兩個政府，這一事實『……甚至連古奇科夫——米留科夫的最忠實的朋友和保護者，連英法強盜資本最忠實的守衛鷹犬都承認了……甚至於連那些惡罵工人代表蘇維埃的人們都終於被迫承認了在俄國有兩個政府。』（同上第五〇頁）

列寧分析臨時政府認為它是戰爭的政府，是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的政府，是掠奪的政府，它的手足都與英法資本連在一起，而且俄國資本只是經營千百億盧布的和定名為『英國和法國』的世界『大公司』的分公司吧了（列寧、斯大林著：「一九一七七年文選」第六頁）。

這一政府的任務就是作戰到勝利的終結，照舊對俄國的工人農民舉行血腥的慶祝大會。但是工人和農民並不想戰爭，他們要求和平、麵包與自由。這是古奇科夫與米留科夫等的臨時政府所不能給予的：它不能給予和平，因為這是戰爭的政府；它不能給予麵包，因為這是

資產階級政府；它不能給予自由，因為這是地主的、資本主義的、害怕人民的政府。所有這一切，無產階級應該以武裝的力量並與勞動的農民大眾聯合起來去獲得。

列寧在其「遠方來信」第一封的末尾指出：『自由與徹底摧毀沙皇制度的唯一保證就是無產階級武裝和鞏固、擴大、與發展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的作用、意義及力量。』（同上第七頁）他要求幫助或者至少不妨礙工人的武裝。在這種場合，列寧寫道：『俄國將是不可戰勝的，帝制也是不會恢復的，共和國也將有了保證。』在這一封信中列寧指出了由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這一關頭的特點，這一過渡時期的口號應該是：『工人們，你們要表現』

……無產階級與全民的組織奇蹟，以便在革命第二階段準備自己的勝利。』（同上第八頁）列寧在「真理報」（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第二十六號）登載的一篇「論無產階級在目前革命中的任務」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有名的十條綱領，在這些提綱中他指出了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這一階段應將政權交給無產階級與最貧困的農民階層的手中。在這些提綱中，列寧主張必須向羣衆解釋：工人代表蘇維埃是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形式，而且布爾什維克因為在蘇維埃中居於少數，在目前條件下，必須進行批評與解釋各種錯誤的工作，同時宣傳必須把全部國家政權都轉給工人代表蘇維埃，以便羣衆經過經驗改正了自己的錯誤，就是說改正了對於虛偽的社會主義者，對於孟雪維克——立憲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政府的信任，改正了

對於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支持資本家政府的政策的信任，也就是說改正了對於這些『和平與社會主義的兇惡敵人』的信任。

在提綱中並且解釋現在的事情並不是決定『實施社會主義』把它當作直接的任務，而只是規定過渡到工人代表蘇維埃，監督社會生產與生產品的分配。但是提綱已經完全提出了在全國從下到上必須爲工人、僱農與農民代表蘇維埃共和國而鬥爭，並且着重提出由蘇維埃回到議會的共和國乃是後退的步驟。提綱又要求廢除警察、官僚制度，並以人民全體武裝代替常備軍；對於一切官吏，除了在選舉與任何時候可以撤換的條件之外，他們的薪給也應不高於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沒收一切地主土地；實行全國土地國有，並由地方的代表蘇維埃支配土地；把最貧困的農民從代表蘇維埃中分開，根據公共預算，由每個大農莊（依照地方及其他條件，並根據地方機關的規定，約爲一〇〇俄畝至三〇〇俄畝）建設由僱農代表監督的模範農莊；把國內一切銀行匯合爲一個全國的銀行，並由工人代表蘇維埃對於國家銀行實行監督。

這就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即在偉大的十月革命勝利的半年以前所寫的。這個革命標明了新時代的開端，標明了人類歷史中新的最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的開端。

*

*

*

*

*

偉大的十月革命解決了政權問題，解決了如列寧所說的任何革命的基本問題。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還著文討論工農的政權，認為這是革命的專政，就是說直接依賴革命奪取的政權，依賴下層民衆直接的發動，而不是依賴集中化的國家政權所頒佈的法令。

列寧寫道：『這種政權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那一種形式的政權。』（「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九十四頁）

但是蘇維埃在革命初期『只是』萌芽的政權。列寧寫道：這種政權還需要生長，渡過自己的內部發展的途徑，獲得無產階級覺悟與組織的堅固基礎，擺脫在蘇維埃中佔據代表位置的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影響。

列寧無情地揭穿了坐在蘇維埃中的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叛賣政策，他們起了爲臨時政府服務的作用。這個政府追求自己的目的，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毫無忌憚地採取一切步驟。但是這個政府瞭解到若無民衆的支持是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它就恰恰缺乏這種支持。對於臨時政府天賜其便的機會就是當時領導工人、兵士、農民代表蘇維埃的是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於是臨時政府就經過他們來企圖『牢籠蘇維埃並使之俯首聽命』（列寧）。社會革命黨與孟雪維克——克倫斯基、彼協航諾夫、契爾諾夫、柴萊台利、史考別略夫及其他所謂閣員——社會主義者——在這種場合究竟起了什麼作用，可以根據他們在聲名狼籍的

『聯絡委員會』中的一切活動加以判斷，該委員會存在的全部意義恰恰在於經過這種『聯絡』來馴服蘇維埃，更經過他們——當時在社會革命黨與孟雪維克影響之下的若干工人、農民與知識分子階層，來使臨時政府易於實現自己的計劃。

臨時政府所見到的它自己的主要任務，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關於這一點，列寧寫道：

『政府只關心一個問題：就是祕密地恢復沙皇與英法資本家所簽訂的一切掠奪的國際條約，儘可能更加慎重地暗暗地阻止革命，允諾一切，但一件也不執行。』（『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七一—七二頁）

社會革命黨與孟雪維克在當時究竟做了什麼事呢？

列寧關於這一點寫道：

『社會革命黨與孟雪維克在「聯絡委員會」中起着被美麗辭句、諾言和「早餐」餵飽了的呆子的作用。社會革命黨與孟雪維克好像某一寓言中的烏鴉爲阿諛奉承所屈服，心滿意足地聽從資本家的話，說他們非常重視蘇維埃，不經過它什麼事也不做的保證。』（同上）

這種情況的結果怎麼樣呢？

列寧關於這一點寫道：

『在實際上時間是過去了，資本家的政府對於革命什麼事也沒有做。可是它在這一時期爲了反對革命却趕快恢復了祕密的掠奪的條約，更正確點說，批准了這些條約，並與英法帝國主義外交家進行非常祕密的補充談判來使它們「復甦」。它在這一時期爲了反對革命，却趕快奠定了現役軍隊的將軍與軍官們反革命組織的基礎（或者至少是接近了）。它爲了反對革命，却及時開始組織了工業家與工廠主，這些人在工人壓力之下已經被迫一再讓步，但同時已經開始對生產怠工並準備使生產停止，爲達到這一點正在等待適當的時機。』（同上第七一——七二頁）列寧寫道：『革命以尋常和平時期所未見過的速度和澈底性教訓了一切階級。』革命給予了人民以『最有內容的與最有價值的教訓』（同上）。

工人階級、農民、知識分子的前進階層，爲自己吸收了二月——三月革命及其以後發展的整個過程的這些教訓，逐漸領悟了臨時政府的政策與孟雪維克——社會革命黨支持這一政府的實質。在他們的眼中，反革命已在『社會黨』閣員們的幫助與積極支持之下生長起來了，已經準備向革命的工農進攻了。同時受協約國資本慫恿而要求作戰『到最後勝利』，到最後的一個俄國兵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也準備在前線進攻了。社會革命黨與孟雪維克領袖們在羣衆中的影響日見降低了。這已由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八日的示威運動證實了，這次示威照列寧的話，已經帶來了『……革命無產階級的口號，布爾什維克的口號在彼得堡羣衆中異常動

人的勝利……。」（同上第七五頁）在六月十八日的示威中，克倫斯基奉行俄國資本家的，而且同樣奉行英法資本家的意志，以宣佈在前線進攻來作回答，以便減低六月十八日的政治意義。

依照列寧的獨特的說法，六月十八日已經用鐵鍊子把社會革命黨與孟雪維克這般資本家的奴僕們，束縛在資產階級的勝利的輪子上了。

七月三日、四日的示威運動是羣衆忿怒的爆發。用這種方法來回答考爾尼洛夫的叛變，來回答克倫斯基在前線恢復死刑，回答軍校士官與軍官們對於革命工人與革命兵士的逮捕及繳械，以及對於布爾什維克報紙的迫害與封閉。

這是軍人派以及和他們攪在一起的所謂『社會主義』孟雪維克——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們真正猖獗的時期，後者不是因為恐懼，而是爲了良心，要爲自己的資本家主人而工作。

列寧在七月底所寫的「革命的教訓」一文中，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領袖對於這種衝昏頭腦的革命，由這一階段、這一時代換成另一階段、另一時代，曾給予出類拔萃的分析，認爲這種變換已經典型地證實了舊時馬克思主義關於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民主立場不穩固的真理，證明了小資產階級始終是資產階級的尾巴，永遠是資產階級的軟弱無力的附庸，以及金融大王手中的馴服的工具（同上第七七頁）。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底根據俄國革命經驗的分析所作的卓越結論，證實了英國和法國的小資產階級在從前所有的一切經驗。

『俄國革命的教訓：對於勞動大眾除了與社會革命黨及孟雪維克黨完全分裂，清楚地覺悟到他們的叛賣作用，拒絕與資產階級作任何的妥協，並堅決地轉到革命的工人方面以外，是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從戰爭、飢餓及地主資本家奴役的鐵蹄下獲得救援的。革命的工人，假若最貧困的農民支持他們，單獨地就可以擊破資本家的抵抗，並領導人民無償奪取土地，獲得完全自由，戰勝飢餓，克服戰爭，以及獲得公正的和鞏固的和平。』（同上第七七頁）

列寧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之前夜所作的分析便是如此，後來十月革命特別明顯地證實了列寧對於二月—三月革命之發展的上述階段各種事變的分析，是無可非難的。

*

*

*

*

*

革命的危機成長起來了。政治空氣日趨緊張。階級矛盾日趨尖銳了。

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的事變，就是意味着臨時政府危機的開端。列寧在「危機的教訓」一文中指出：『資產階級表現自己的恐懼，希望真正的羣衆、人民的真正多數不要取得政權到自己的手中，並且呼喊「國內戰爭」的怪物要來了……階級鬥爭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資本家要求拖延戰爭……無產階級，以其覺悟的先鋒隊爲代表，是要求把政權轉移給革命的階級。』

級。』（「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二七頁）

列寧揭穿並指斥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可恥，指責他們束縛了自己的手足，孤立無援地向資本公司投降。

列寧在「政論家的日記」一文中，揭穿孟雪維克主義的一個領袖蘇漢諾夫及其伙伴的小資產階級的幻想，這般人的特點就是對於善良的希望表示小市民的信任，這種信任表現於他們斷定臨時政府可由蘇維埃的意志加以控制，而且在蘇維埃中所有的孟雪維克——社會革命黨的多數，可以不費特殊的力量就能改變臨時政府的政策。列寧指出在這次革命以前所有的革命中，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大多數工農的意志，都是擁護民主的，可是極大多數的革命結果還是民主失敗了。例如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便是如此。

列寧着重指出這次革命與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極端相似。他記起馬克思如何無情地誹笑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分子，他們『想以人民多數的革命意志來取得勝利』（「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二二頁）。

列寧於此更加着重指出在革命中，必須戰勝敵對的階級，推翻這些階級所保衛的國家政權，為此僅依賴『大多數人民的意志』是完全不夠的，為此必須依賴革命階級的力量。這應該是那些願意而且能够戰鬥的革命階級的力量，而且這種力量要十分強大，以便在決定的關

頭與決定的地點能够粉碎敵對的力量（同上第一二二頁）。

列寧教訓我們如何具體地提出階級鬥爭的問題，並且指出在階級鬥爭特別尖銳的關頭一般地引證人民的意志來代替這些具體問題——這只有最蠢笨的小資產階級才是如此。

列寧詳細地分析俄國孟雪維克主義的領袖之一的蘇漢諾夫的立場，其原因就在於蘇漢諾夫的思想可以代表幾千幾萬同類的庸人的論斷。列寧寫道：在這些論斷中已經忽略了所研究的各政黨的歷史，把這種歷史簡直抹煞了。可是歷史告訴我們向『自己的願望』、『善良的意志』等等觀念控訴，不過只是掩飾自己已經順着傾斜面滑跌到深坑裏去吧了。對於孟雪維克——社會革命黨的幻想，對於這些充滿了讓步、妥協與直接叛賣勞動大眾的利益，以適合資本階級利益之慾望的幻想，列寧與斯大林是以組織無產階級所有的力量，並準備這些力量，從事於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政策與策略，來和它們對立起來。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寫道：『假若觀察事物一如歷史家、一般的政治家、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者所應該觀察的一樣，就是說觀察事變於其連繫中，那末十分明顯地就是，決定性的變化在目下不僅不是「容易」的，而且相反的，若不經過一次新革命就絕對不可能。』（同上第一二六頁）列寧並未提出關於這種革命的願望或非願望的問題，而只提出這種革命會不會或能不能是和平的與合法的。列寧警告道：他認為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月所開始的事變

以後的進程中，若不經過一次新的革命，決定性的變化是歷史上不可能的。他揭穿像蘇漢諾夫這一類的孟雪維克，不看見、不瞭解或者故作姿態裝著不瞭解這一點，這般人以及其他許多小資產階級民主分子，都以『籌碼的遊戲』來安慰人民，散佈一種輕率的、妄誕的、簡直犯罪的胡說（列寧）。

在這一時期，布爾什維克黨看見了自己的基本任務，是在培養廣大民衆，首先是他們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覺悟與智力判斷，使他們瞭解在革命發展中陡然的轉變是不可避免的，並且認識這種轉變的成功與否，完全要看工人與最貧困農民的階級覺悟，要看他們的組織力，要看他們對於革命行動準備的程度。這時的任務就在於動員那些，依照列寧所說的，願意而且能夠爲社會主義革命而戰鬥的無產階級力量，來反對軍官、地主的反革命，後者已經加緊準備經過宣佈軍事獨裁的方法來妨礙革命工人與農民力量的發展。考爾尼洛夫的叛變完全揭穿了這種反革命陰謀的計劃。叛變是瓦解了，但是叛變之瓦解並未停止反革命的上層分子準備轉到軍事獨裁。關於這種反對革命的陰謀，斯大林曾經著論稱爲執政時代的『集體獨裁』，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革命，建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獨裁（「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三四九頁）。

斯大林同志關於考爾尼洛夫——克倫斯基的陰謀的分析具有偉大實際的與理論的意義。